

手工业三史丛书



艺人今昔



轻工业出版社

第三版 32开 1984年



艺人今昔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封面設計：趙煥來

藝 人 今 昔
輕工業出版社 編

輕工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8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18號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787×1092毫米1/32·2 $\frac{18}{32}$ 印張·54千字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00,000—200,000 定價：(6)0.22元

統一書號：7042·002

手工业三史丛书

艺 人 今 昔

轻工业出版社 编

轻 工 业 出 版 社

1965年·北 京

內 容 介 紹

那些巧夺天工的工艺美术品，常会引人发出情不自禁的赞叹。你可知道在它们上面凝聚着多少痛苦与欢乐？这本书里，叙述了七篇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著名的民间艺术家或能工巧匠，有苏绣艺人金静芬，泥人张，面人汤，景泰蓝艺人张殿洪，雕漆艺人刘春林，玉器技工鄂伊启，裁剪技师周坤福等。他们琢玉塑泥，飞针走剪，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珍贵的财富。但是，和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他们在旧社会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只有在新社会才翻身作了主人，使技艺开放出鲜艳的花朵来。这些血泪史，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着新社会的光明，同样揭示出阶级斗争的真理。

序 言

我国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群众基础。手工业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穷无尽的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旧社会，我国手工业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曾经参加过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极为鲜明地反映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手工业劳动者才真正得到彻底解放，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走上合作化的康庄大道。经过典型试办、普遍发展和全面合作化三个阶段，实现了从个体私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今天，千百万手工业劳动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以大无畏的勇敢和忘我的劳动，积极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样，在手工业队伍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得过去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认清当前的阶级斗争，就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使目前正在进行的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在广大手工业职工中经常进行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兴无灭资，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忆苦思甜，对比今昔，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修的一课。用手工业劳动者的亲身经历、生活体验和斗争史实来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对激发广大手工业职工的革命意志和阶级感情，将会更为亲切，更加真实。可以使年长一辈，温故知新，重温过去的苦难和斗争，不忘阶级仇；可以使年青一代，得到启发，受到生动具体的深刻教育，牢记阶级恨。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懂得过去，理解现在，热爱未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明确社会主义的方向，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坚定革命斗志，继

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革命化的，永不变色的，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就是编辑《手工业三史丛书》的目的。

这套丛书，包括手工业工人的家史、手工业合作社、厂史和手工业行业斗争史等三类，各类分有若干册，将陆续编辑出版。供手工业职工和社会广大读者阅读。

编写这套丛书，是手工业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希望有关部门和广大手工业职工积极支援这一工作，大家动手，编写三史，踊跃为丛书提供稿件，使这一丛书得到更加宝贵的资料和更加充实的内容。

编写三史，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的工作，既无经验，又缺乏知识；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邓 洁

一九六五年七月

目 录

女綉工.....	艾 红	7
泥人张.....	梁 刚	17
忆 苦.....	师 陀	30
从街头到学院.....	石 韧	41
两种生活.....	柯 楚	54
无形的鎖鏈.....	江 川	63
家.....	柏 青	71

女 綉 工

艾 紅

引 子

苏綉研究所座落在一个幽美的苏州式庭园里。假山旁桂花正在盛开。綉綉工作室里，安靜得几乎掉根针都会被人听得见似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正在綉一幅《女民兵》。姑娘把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綉得逼真，可是，那对眼睛的神情却还不够十分生动。这时，旁边的那位老綉工，随手将一支黑絲线劈成二十多支絲绒，双手翩翩地像飞蝶一般，不一会，《女民兵》的一对眼睛就綉得神采奕奕，像在发光。姑娘高兴得嚷了起来：“金主任，你快告诉我，为什么我綉不出这股精神样呢？……”老人慈蔼地微笑了。这位老人就是八十高龄的著名苏綉艺人金静芬。

等她们一下工，我就去金静芬的寝室拜访她。真凑巧，不多久就有位同志送来一个喜讯：她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了。我看她接过人大通知时，双手发抖，眼泪簌簌地落成两行，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是感激的泪水，幸福的泪

水！原来我请求她向我讲述她的身世，她推辞不肯讲，而现在激奋地说：“好，同志，我就给你讲吧！”

童 年

我一出世，家里生活很清苦，一家七口人全靠妈妈织绶带糊口。九岁那年，妈妈就送我到一家姓范的师傅那儿去学艺。师傅家共收三个小艺徒，都是人长得还够不上绷架，只好踮起脚看绷子，坐下来双脚悬挂着。却日日夜夜的陪着师傅刺绣。再困也不准歇一分钟。在那里绣了三年，什么针法也没学到。母亲看了心里很不好受，便向范师傅求情，才教了“屨和针”法，这才开始绣了一只翠鸟。

十二岁满师后，回家开始独自向绣庄领活。终年绣些桌围、戏装等粗活。为了帮助母亲共同负担这个家，我终日不歇手地绣。有一个晚上，实在太困了，竟在油盏下打起盹来。一不小心，把油沾污了花线。当我从迷蒙中醒过来时，急忙拿起花线来绣花，不料这支沾污了的线，绣到绷子上拖成了一条长长的油渍。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母亲的发愁与唠叨还是小事，绣庄老板的斥骂、赔偿损失，甚至再也领不到绣活……怎敢想下去。我的心直跳直跳地不知怎么熬过去。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瞒着母亲去求教邻舍家，才设法将那条长油渍揩掉了。

我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终日为家庭重负而操劳，心里十分不忍。她宁可自己熬夜多织些绶带，一定要送我去读书。妈千方百计求人去请求免费读书的机会，总算求得“上海爱

国女子学堂”的免费金。到上海后，我十分珍惜这个读书机会，日夜勤奋苦读。时常饿着肚子上课，我还是熬着、忍着。可是不到二年，还是读不下去。母亲的手工钱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只好又回到家里重操劈线捻线的旧艺。

拜 师

苏绣名家沈寿的手艺，当时已在苏州闻名。一天，正巧我在刺绣，邻舍家的尤大妈来玩。闲谈中说起沈寿要收艺徒。我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拿出自己的几幅绣品，请尤大妈送给沈寿看看。我心想：“自己已绣了十年的花，至今还绣不出翎毛鸟兽，要是能向沈寿学艺就好了，但不知人家看了我的绣品……”想不到，第二天清早，尤大妈就来报讯，沈寿看了我的绣品非常高兴，叫我马上去学艺。

沈寿的技法，确与当时一般常见的绣工不一样。她在刺绣时，常把鲜花插于瓶中，放在绷架上，一边看，一边绣。绣出来的花朵，往往色彩浓淡适宜，枝叶阴阳协调，真假难辨。人物绣几乎绣得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我坐在她对面，经常看到她时而冥想，时而对镜自揣地构思针法与配色，觉得师傅的一针一线都是煞费苦心绣出来的，深受感动。每当看到师傅这样精心地创作时，我从不打扰她的思路，总是在一旁留神观察，把师傅的针法配色默默地记在心头，到自己创作时，再仔细地揣摩。这样，不到半年功夫，我就基本上把“仿真绣”的各种针法一一学到了手。

一九〇四年，反动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要做寿。“下令”

要沈寿绣两幅祝寿图。沈寿忙不过来，自己绣制一幅，要我绣一幅。辛辛苦苦整整绣了三个月，可是什么“酬劳”也没有得到！

沈寿被慈禧太后“赏识”了，被招到北京任“女子绣工科”总教习。但是沈寿一人办不了这个绣工科，于是把我们几个艺徒都带到北京去。我那时还只是二十来岁的姑娘，却要教一群娇生惯养的皇家贵族小姐。这群“学生”，根本不可能刻苦学艺，终日胡缠。我为了克服教学上和创作上的困难，经常冒着北方刺骨的寒风，去西郊“万牲园”（今“动物园”）观察。把锦鸡身上各部分的羽毛的色彩默默地记下，回到宿舍里再精心地一针一线地绣出来。在绣人物方面，我常常暗地里注意别人的笑貌、动作、特征，最难表现的眼神……。常常对镜揣摩动作、表情，再摸索针法，在用线配色上加以推敲。常常向沈寿请教。但是，尽管我这么苦心钻研、耐心教书，在那里连一个人的生活也难维持下去。满清政府的腐败，旧社会的污浊世道，一个年轻姑娘，怎能单身混下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我就回到了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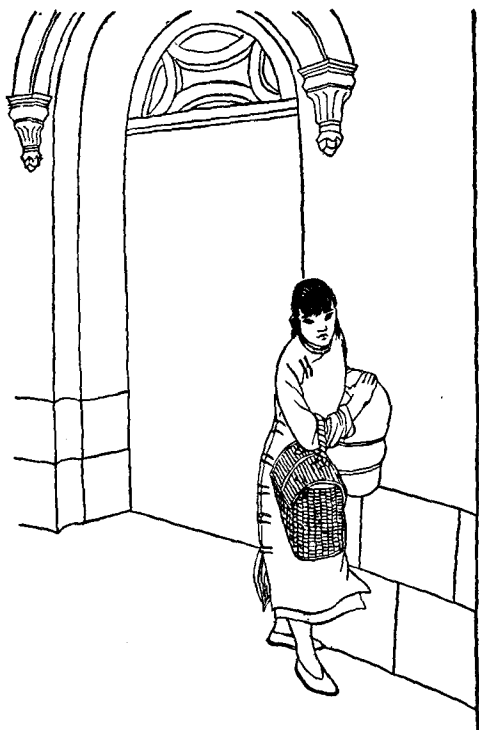
飘 泊

回乡后，那能找到事做。只好又向绣庄领点粗活。第二年才到苏州“私立武陵女子学校”当刺绣教员。在那里教了三个月，看到的哪像个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常以“劝募学校经费”的名义，不让教员们教书教绣，而叫我们专绣人像。让我绣了两幅洋人要的人像以及中国画水墨扇面册页。由

“校长”拿到美国教会里去高价出售。另外还拿我的绣品去国外展览，得大笔“奖金”。我气愤极了，就辞去了这个“名誉教师”的职务。又失业了。

一九一四年春天，我又只好离乡背井，到“上海城东女子学校”去教绣工课。课余绣了四幅人物画和禽兽画，被选去参加了一九一五年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会”。获得了奖章和奖状，但这是骗人的东西，把我的绣品骗走了，我却仍然贫苦得混不下去。教了两年书，却又失业了。

我又转到哈同太太办的“创圣女学”教绣工课。开始以为这里可能待遇高一些，日子兴许会过得下去。想不到比前两个“学校”更糟。这是一所披着宗教外衣的人间地狱。充满着封建专横的统治和毫无人道的残害。师生都没有人身自由，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终年没有假日，只有佛教的所谓“旬假”。“旬假”日，未经校长同意也不准出哈同花园一步。不管你是不是教徒，一律要吃斋、进佛堂烧香拜佛。我在那里除了教绣工课外，还得给哈同太太绣佛像。其实那哈同太太那里是佛教徒，她常常和她的姘夫，拿着藤条打学生。有一个女生因祖母病危，想回家去看看，这位“佛教徒”却板起面孔，说：“你既已当了我的‘干女’，就不能再认前亲。”那学生不答应，结果被剥下衣服，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被赶出了校门。我就是这个耿性子，看到这一切，气愤得再也住不下去，就提出辞职。可是，那校长却不准我把被头铺盖带出学校门。好不容易疏通了看校门的老妈子，我才算离开了这所“宗教学店”。



段伟君 插图

我刚回到苏州，正好接到沈寿从南通来信，要我去代她的课，因为沈寿已病倒。我立即奔赴南通。师生重逢，不禁热泪满眶。在南通没教几个月，沈寿病死。我看到南通官场的腐败，学校不像学校，整天把我禁闭在绣架下“卖艺”，十分愤慨。就这样饱经风霜地回到苏州。

生活逼着你呀！明知已经走了四所学校，天下烏鴉一般黑。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见老母已经更老弱了，自己不得不再去寻找教书的职业。终于找到了“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想不到又是军阀齐燮元等人办的。我在那里又是担任“名誉教师”，实际上却被他们剥削，经常让我绣“贵人”们的像，作为“筹募学校基金”。

在这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东飘西荡的奔波，换了五所学校，到处一样受剥削、受迫害，一个女子怎么才能挣脱这个万恶的旧社会呢？我得不到答案。母亲说：“你年纪不小啦，不能再飘飘泊泊的过日子了！结婚吧！”

潦 倒

一九二〇年，我已三十六岁。经过二十多年风尘仆仆的生活之后，终于和一位在津浦路上担任工程师的张仙源结了婚。我丈夫为人耿直。可是，在旧社会老实人是要吃苦的。那时军阀连年混战，血腥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工人。我丈夫虽不是革命者，但因为平时常骂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也被他们借口“裁洗”了。那时他才五十岁，可就永远失业了。这，给我们多大的打击啊！

我们不得不从天津回到苏州。我又重操苏绣旧艺。而丈夫却闷在家中，心里十分烦闷，日渐积郁成疾。一天到茶馆去散心，不料就在茶馆里摔倒死去。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好比万箭穿心，慟哭得不省人事。老母帮我四处求人借了点钱，埋葬了丈夫。哪料到丈夫的尸骨刚入土，老母又病

逝了。

这个吃人的旧社会呀，真要把你的骨头都啃掉呢！两桩丧事刚办完，“女子职业学校”又停办了。我又失业了。……

在那兵荒马乱、日寇横行霸道的年月里：一个穷孀妇，到处寻不到工作，绣品被老板煞价。后来连绣庄的粗活也难领到啦。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到了末日，绣庄一一倒闭。我再也找不到半件绣活。最后只好流落到上海去做女佣。那时，我终日伴随在炉灶旁，叹息、悲愤，我恨那反动政府逼得我无处求生。我气那绣庄老板、“学店”老板把我的精心绣品一件件地骗光。他们害得我不能再操那心爱的绣艺。我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重拿绣针，重劈丝线，去绣出绚丽的江山、清秀的花卉……。可是，我不敢想，想又怎么样呢？我分明已经潦倒到了这等地步，还能企求什么呀！？

新 生

正当我万念俱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上海、苏州！我重见了天日。想不到的是人民政府四处寻找我。中央轻工业部来信寻找我的下落，苏州市文联也在寻找我的踪迹。不久又接到苏州市人民政府的来信和汇款，要我尽快回到苏州去参加苏绣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我并当选为合作社主任。

当我第一天重新坐到绣窗下，捻线劈线穿针时，双手哆嗦，热泪盈眶，心里发慌。这不是艺疏日久而心慌，而是我